有特色的體育

言止善

牙買加是加勒比海中的一個島國，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本屆奧運會他們收穫了六金三銀二銅，在短跑方面雄踞龍頭老大的地位。那位極富個性的「飛人」博爾特輕鬆奪冠的情景讓世人久久難忘。我們在地圖上好不容易才可以找到牙買加，那塊土地爲什麼會盛產「飛毛腿」？原來牙買加有一個爲全國頂尖短跑選手舉行的冠軍錦標賽，從一九一〇年至今，年年都舉辦。他們的小孩子，五歲起就參加短跑比賽，所以，短跑成了牙買加體育的特色。

從本屆奧運會的獎牌分布來看，摔跤對於俄羅斯，馬術對於德國，長跑對於肯尼亞，都可以說是他們體育運動的特色。

如果只看獎牌數，巴西不能叫作大戶，但由於他們在大型球類中不可小覷的地位，仍常被人們稱爲體育大國。你了解那些在歐洲各足球俱樂部踢球的巴西籍球星，就可以知道巴西是名副其實的「足球王國」。本屆奧運會中，巴西女排全攻全守，發揮穩定，所向披靡，是一支超一流的隊伍，她們奪冠，所有的對手都輸得心服口服。

清點一下我國獲得的獎牌，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舉重、體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裡。今後，這些項目很可能成爲我們的「傳統」保留下去。

武術是在我國民間傳習多年的體育運動，本屆奧運會期間我國雖參加了「二〇〇八北京武術比賽」，但武術是不屬於奧運的正式比賽項目的。武術，它除了有強身健體的功能外，也是中華文化裡的一種極具魅力的表達方式。西方人將武術譯爲 martial arts（尚武的藝術），可見它在世人心目中是一種「美」。愛美的中國人沒有理由不保存並發揚它。和奧運獎牌無關的東西未必不是好東西。

籃、排、足球，不但能增進個體朝「更高、更快、更強」的方向發展，而且都是集體活動，能使人們更好地交流互動與和諧相處，所以很值得大力提倡。女排，我們已經有了個基礎。男籃，我們也有進步。除了姚明、易建聯、王治郅，如今又加上個後衛孫悅。

大概由於人們對電視轉播看得多了，我居住的這個內地城市裡，那些小青年打起球來，已都有了幾分NBA的做派。如果有關方面認眞組織，假以時日，我們未嘗不能和美國比肩。

三十年前，我國走上了以改革開放爲標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北京奧運會後，從決策者到普通百姓對如何大力開展有中國特色的體育運動來作一次討論，很有必要。

謎一般的閻錫山

王衛華

五台山西麓，滹沱河南岸，獨獨地隆起一座小山叫文山。文山腳下，便是河邊鎮，屬定襄縣。去五台山的路上，你定會路過這個鎮，這個鎮上，有山西王閻錫山的故居。

閻錫山故居如同迷宮，觀賞其雕刻、眞跡、斗拱，漫步過迴廊、暗道、樓閣，便覺得住在這迷宮裡的閻錫山更是個謎。這個「謎」字，頓讓人回味無窮。

閻錫山故居門對門是河邊鎮派出所。派出所的照壁上不是寫着內地政府部門常見的「爲人民服務」這類口號，而醒目地留着閻錫山的眞跡：「謀事力成。」新中國的派出所不寫自己的口號而寫着國民黨大軍閥的語錄，已令人稱奇。

走進故居，迎面的照壁上也是共產黨人的題辭。那是書法家、曾任共產黨蘇皖邊區政府主席的李一氓的手書：「閻錫山故居。」照壁背面奇，是孫中山贈閻錫山的手書：「博愛」兩個大字。可見孫中山對閻錫山的希望和肯定。

好奇由此開始——按中國革命史教科書上的說法，他可是一個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大軍閥呢，於是細心地研究起他的生平來。

閻錫山少年得志。他一八三三年十月八日出生，九歲入私塾，十六歲就協助父親閻書堂經商。一九〇二年入山西武備學堂，一九〇四年被清政府選送日本振武學堂留學。一九〇七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學習。在日期間，結識了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革命活動。這是他的一段革命生涯。

一九〇九年「海歸」，任山西陸軍小學教官，後任了陸軍八六標標統（團長）。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參加辛亥太原起義並成功，被推選爲山西都督，時年二十八歲，便掌管了山西省。這是他少年得志且很輝煌的革命經歷。

一九一四年五月，他打通關節，三次面謁袁世凱，終於投靠袁世凱成功，被袁任命爲「同武將軍」，一九一六年又被袁任命爲山西督軍。一九一五年，閻錫山勸袁稱帝有功，被袁封爲「一等侯爵」。一九一七年被北洋軍閥段祺瑞任命爲山西省長。這段人生似乎不太光彩了。不過二十世紀初是歷史上的混亂時期，站錯隊在所難免。好在他轉得快。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參加北伐，六月就任北方革命軍總司令。一九二八年被南京政府委任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接着就任平津衛戍總司令、南京政府內政部長、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間，與馮玉祥、汪精衛一同反蔣，在北平另組國民政府，任國民政府主席並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兼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這段歷史，對錯難斷。結局是，倒蔣失敗，他被蔣介石開除黨籍，遭到通緝。他東躲西藏，最後潛回老家河邊鎮隱居。

河邊鎮有他在一九一一年當上山西都督軍後開始建造的宅院，即現在的閻錫山故居。這是一個有着二十七個院落、近千間房子的大院，佔地三點三萬平方米。都督府、得一樓、上將軍府、二老爺府、穿心院、新南院、東花園、西花院等錯落有致又互爲拱衛地連在一起。外人進來，是根本摸不到北的。易守難攻，有險可遁，是個十分適於隱居的地方。

閻錫山在家鄉的人緣也很好。建院時，要買鄰居曲老漢的二畝七分地。老漢的地最多值一百五十塊銀元。閻錫山沒有仗勢強買，而是花了二千塊銀元買了這塊地。一九一一年，閻錫山當上督軍衣錦還鄉，屬下準備了隆重的還鄉儀式卻被閻錫山制止。回家那天，到了河邊鎮邊，閻錫山就下了車，換上外祖母給他做的長袍馬褂，只帶兩個士官和一個司機步行回家，一路上還熱情地與鄉親鄰里打招呼，十分隨和。他說：「孫（中山）先生常說，民爲本，我爲僕，我豈能以威嚴懾於父老鄉親？苟能蔽令伯之忠孝，子厚之謙恭，有德於百姓，則伯川（閻錫山字伯川）可少過矣！」（註：李密，字令伯，西晉人，寫《陳情表》。北宋大文學家蘇軾曾說：「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柳宗元，字子厚，韓愈做《柳子厚墓志銘》贊其謙恭待人。閻錫山這段話的意思是，我如果能學得李密的忠孝和柳宗元的謙恭，積德於百姓，我就少了好多過失了。）

閻錫山的家教之嚴在家鄉也是出了名的。「積財不若積技，積技不若積功，積功不若積德。德是自身的質變能，只有德，才是人生的收穫。」「利己之事，可以做，可以不做，則勿做。利人之事，可以做，可以不做，則做。」「義務多盡，權利少享，是服務社會最寬的路子。」「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後人立德，是仁者責任。爲現世除冤，爲來世防冤，乃聖賢心懷。」這類家訓箴言有五百多條，也是他信仰的寫照。他自己是身體力行的。閻有兩個太太。元配徐竹青因爲不生育，他才娶了姨太太徐蘭森（徐蘭森生五個兒子）。平日閻家吃飯，除生日和過節，很少吃牛羊肉及雞魚海鮮。平日裡也不喝酒，全府上下不准吸毒。閻府外表很壯觀，但住室裡一律土炕，不用床，坐木椅，不坐沙發。對鎮上的百姓則很好，他提倡種棉、放腳剪辮子，還修建「濟勝橋」，開鑿「己已渠」；他創辦了兩等小學和川聖中學，設立醫院和子明慈幼院，不斷造福家鄉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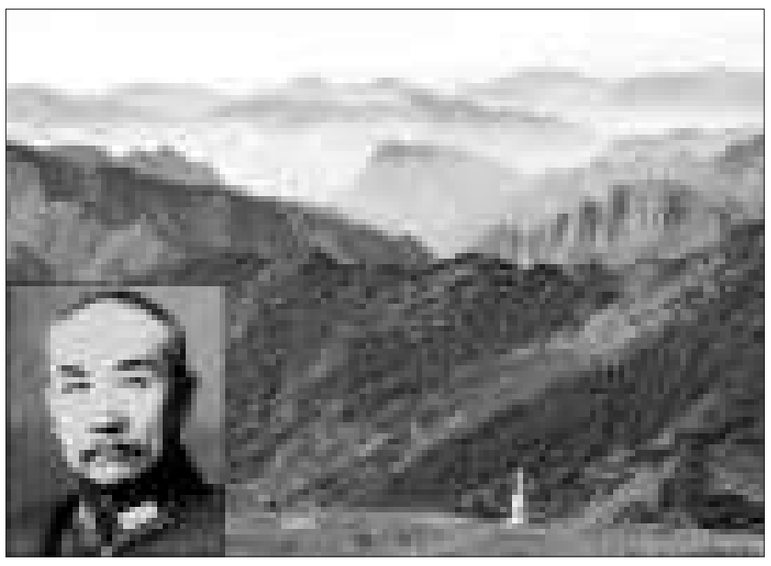
在如此隱秘和得鄉親擁戴的地方居住，閻錫山終於等來了人生的又一個轉機。「九一八」事變。在汪精衛和宋美齡的說合下，蔣介石不計前嫌，抗日戰爭爆發。在汪精衛的邀請下，蔣介石不計前嫌，表示要親自到閻府登門造訪。閻錫山不知是福是禍。連生着重病的閻老太爺也讓家人抬着到門口迎接國民黨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及夫人宋美齡。當蔣介石面對着閻老太爺喊了聲「老伯」並連鞠三躬時，閻錫山才把一個顆心放了下來。不過閻府此刻仍沒忘簡樸的家風，招待蔣介石的宴席也就是「五盞四盤」加上饃、糕和晉北的大米飯。「五盞四盤」即五個熱碗四個冷盤，五熱爲丸子、豆腐、豬肉燒粉條、豆芽、燒山藥；四冷爲熟牛肉、蒸藕根、芥根絲、腐乾。這些菜，蔣介石吃得津津有味。飯後，蔣與閻握手言和，任命閻錫山爲太原綏靖主任。之後又任爲第二戰區司令官兼山西省主席。

之後，在閻家大院裡，閻的做法又十分的矛盾，既請共產黨的理論家來講學，又接見過日本大特務土肥原；既會見過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成立了「防共保衛團」。他組織了大同會戰、忻口會戰等抗日戰役，也追隨蔣介石反共做了失民心的事，如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閻軍在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就鍘死了十四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

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解放軍兵臨太原，閻錫山飛往南京，結束了他統治山西近四十年的歷史。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他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長，十一月八日到台灣。半年即退了二線，當了「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從此很少公開露面。一九六〇年，七十七歲的閻錫山病逝於台北陽山寓所，帶走了謎一般的人生謎一般的品性，卻留下迷宮般的故居讓人品味。

閻錫山說，我是踩在蔣某人、日本人和共產黨三個雞蛋上的，一頭都不能得罪。這大概是他當時所困境地的寫照。「爲政應站在全民的利害上」，這便是他想服務山西桑梓的出發點。留學日本打開了眼界，但仍篤信儒學：「唯物哲學認統一爲過程，矛盾爲經常，故以治爲變亂爲常；儒家心物一體哲學認爲矛盾爲錯誤，統一爲正常，故以亂爲變，治爲常。欲拔亂反治，鬚髮揚心物一體的哲學。」

人是謎，人生便是謎，每個人要走的路和走完的路也是謎。欲解謎也許得將人放到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去慢慢地品味，才解其中滋味。這，需要時間。由此感歎，對任何人都很難蓋棺論定。閻錫山便是一例。


山西五台山，小圖為閻錫山（資料圖片）

《人性的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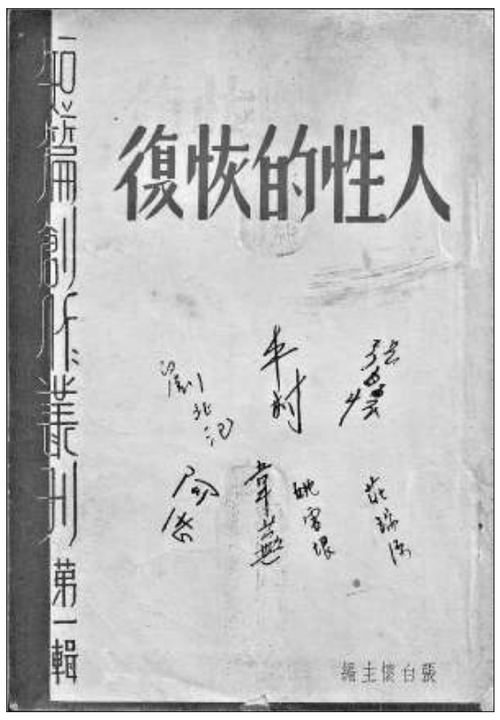
許定銘

雖然我不喜歡收藏「叢刊」及「選集」，但見到這本《人性的恢復》（上海群力出版社，一九四七），我還是買了，那是爲它突出的封面設計所吸引，封面用作者的簽名作號召，並不多見。

由張白懷主編的《人性的恢復》，是本僅八十頁的小書，收豐村的《一個軍法官的經歷》、韋蕪的《蓮蓮》、劉北汜的《在霧中》、姚雪垠的《人性的恢復》、張白懷的《愛漂亮的將軍》、莊瑞源的《愛》和阿湛的《綠》等七個短篇。

此中除了韋蕪和編者張白懷，都是本身已有單行本出版的名家，尤其是寫《人性的恢復》的姚雪垠，當時已是名滿中國文壇的大家，用他作招徠，是很能起到作用的。《人性的恢復》寫一名記者到前線去訪尋失蹤的表妹，政治部以爲他另有目的，派了個作特務的青年跟着他，名爲協助，實爲監視，引發了一段人性由醜惡重歸善良的故事，頗有深度。

《人性的恢復》全書內容是不錯的，但內文的編排格式卻很糟，有直排一行過的，有一頁上下分二的，完全是雜誌形式，當時張白懷在杭州主編《當代晚報》副刊，不禁令人懷疑，書版是從副刊版房借用的，這種「一魚二吃」的做法，不是編叢刊的正途，此所以這套《短篇創作叢刊》只有第一輯，而沒有第二輯。



選擇

流沙

老人一生未育，丈夫早年去世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看到報上在報道一個需要幫助的失學貧困女孩，女孩的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因工受傷，一條腿殘疾，無法從事體力勞動。女孩無衣無食，靠鄉親接濟度日。老人看完，唏噓不已，她聯繫上了那個女孩，然後決定每月從退休金裡拿出一百元寄給女孩，讓她重返校園。

後來，女孩上了小學，開銷更大了，老人把資助款從一百元提高到二百元。這筆錢不僅讓女孩有了上學的機會，而且還改善了女孩的家庭生活。

其實，老人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她還有輕微的糖尿病，需要長期服藥。這二百元對於老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女孩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親出了車禍死了，女孩成了孤兒。老人得知後，決心收養她，她特地到女孩的家裡看望了女孩，還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但老人的想法卻遭到了女孩親戚的委婉拒絕，因爲他們覺得老人年紀大了，經濟也不是十分寬裕，女孩如果跟了老人，將來的生活、學習仍然會發生困難。

老人說，她的身體還很健朗，照顧女孩沒有任何問題，況且她這麼多年資助女孩，她早已把這孩子當成孫女看待了。如果她百年之後，她的房產也可以留給這孩子。

但孩子的親戚仍然婉拒。

後來女孩的叔叔說了實話，原來城裡有一戶有錢人家願意收養這孩子，這戶人家是辦廠的，僅小車就有三輛。親戚們認爲女孩到了有錢人家，以後就像掉進了蜜缸。

老人聽完，很是黯然。

孩子的叔叔於心不忍，他對老人說：「這樣吧，咱們讓女孩自己來選擇，她願意跟你，還是到那戶人家。」

孩子從學校裡被她叔叔接來，當孩子的叔叔告訴她這一切後，女孩先是不響，然後她突然掉淚了，然後哽咽着，慢慢走到老人身邊，抱住老人的腿，說：「奶奶，我跟你。」

老人聽罷，眼淚就下來了。老人說：「好，好，奶奶一定好好待你。」

孩子的叔叔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他對孩子說：「你可要想明白了，以後就沒有回頭路了。」

孩子說：「我想明白了，奶奶一個人太孤單了，長大後，我要照顧奶奶。」

老人在城裡孑然一身，無依無靠，聽到這裡，她像個孩子似的哭了。

但誰也沒有想到，老人回城後，卻作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她打電話給孩子的叔叔，說爲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還是讓孩子到那戶有錢人家去。她交代孩子的叔叔：「你這樣對孩子說，就說那個奶奶不願意再收養她了。」

女孩的叔叔聽完，當場淚就下來了。

《金瓶梅》在海外

惠斌

蘭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自明嘉靖或萬曆年間問世以來，在世人眼中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奇書」。一方面，作者直面人生，洞達世情，暴露社會的腐敗，透析人性的善惡，其深其細其廣，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罕有其匹。另一方面，作品在涉筆飲食男女之時，多有恣肆鋪陳的性行爲描寫，觸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敏感的神經，因而被統治者視爲「古今天下第一淫書」，長期列名於禁書的黑名單上而雲鎖霧繞。

然而，《金瓶梅》卻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它在海外頗有名聲，不是由於色情，而是因爲它「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評價：「《金瓶梅》爲中國十六世紀的長篇通俗小說，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寫婦女的特點方面可謂獨樹一幟。全書將西門慶的好色行爲與整個社會歷史聯繫在一起，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

一個多世紀以來，《金瓶梅》在國外一直是翻譯、改編、研究的經久不衰的熱門作品。現代著名學者鄭振鐸指出：「在西方翻譯家和學者那裡，《金瓶梅》的翻譯、研究工作是做得最好的。」日本是翻譯《金瓶梅》時間最早、譯本最多的國家，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七年，就出版了由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馬琴改編的《草雙紙新編金瓶梅》。

一八五三年，法國的蘇利埃・德・莫朗翻譯了節譯本《金蓮》；德國漢學家弗・庫恩德的德文譯本名叫《西門及其六妻妾奇情史》；英文譯本的書名爲《金色的蓮花》，直接以小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潘金蓮來命名。

如今，《金瓶梅》的外文譯本有英、法、德、意、俄、拉丁、瑞典、芬蘭、匈牙利、西班牙、捷克、南斯拉夫、日、朝、越、蒙等文字，而且自二十世紀以來，隨着各國學者對《金瓶梅》的社會價值、藝術價值的不斷了解，許多漢學家對小說版本、作者、故事本源、語言等的研究也不斷深入，成果斐然。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大百科全書幾乎都設專條介紹《金瓶梅》這部小說，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例如，《美國大百科全書》認爲「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作者對各種人物完全用寫實的手段，排除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傳奇式的寫法，爲《紅樓夢》、《醒世姻緣傳》等描寫現實的小說開闢了道路。」美國的研究者還曾這樣評價《金瓶梅》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範圍之廣，情節之複雜，人物刻畫之細緻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中國小說在質的方面，憑着上述兩部名著，足可以同歐洲小說並駕齊驅，爭一日之短長。」法國著名學者艾瑜伯在爲法譯本作序時，高度肯定小說「巨大的文學價值」，同時也承認它是一部「社會文獻」。

菱熟時節

曹乾石

又近金桂香、明月圓的中秋時節，水鄉小城的人們在忙着煎芋艿、吃月餅的時候，「賣紅菱噢！」那一聲聲賣菱女的嗲聲嬌喚，又響徹在寂靜的街頭巷尾，引得人們爭相購買來嘗新鮮了。

菱角，是家鄉的一種土產。種類有兩個角或四個角的，一般分青、紅兩色。生吃脆嫩，熟吃香甜。早春，人們把一隻隻烏黑的種菱撒入河中。初夏，河面上長出一盤盤嫩綠的菱葉，星星點點，遠遠望去像夜空中閃爍的顆顆繁星。菱葉越長越密，不幾天就蓋滿了整個河面，鬱鬱葱葱。初秋，茂密的菱盤上開出一朵朵白的、青紫的小花。微風輕拂，河中傳來陣陣菱花的幽香，菱盤上結出一個個鮮嫩的菱角兒。

中秋前後，是水鄉採菱最繁忙的季節。姑娘媳婦們划着長圓形的菱角桶，起早摸黑採菱角。頭戴大沿邊草帽的姑娘，坐在小船似的菱桶裡，微微低着頭。碧波、綠水、翠葉、玉手、紅菱。摘啊摘，一雙成年累月練就的神奇的手不停地擺動着，一堆堆熟透的水紅菱放在菱桶前面，越摘越多，根本看不清她們是如何將鮮菱從葉盤上摘下來的。只見那些姑娘，纖纖玉手如撥琴弦似地上下跳躍，滿頭烏髮也隨之頻頻聳動，一個個碧綠的菱盤翻滾跳動。彷彿不是在採菱，而是在得心應手地彈奏一首動人的歌。

菱熟時節，每到夜晚，家家戶戶飄出絲絲熟菱的清香，好客的農家把粉嫩的紅菱洗淨，揀大的分送給城裡的至親好友，作爲中秋的應時佳品，也有貧困之家，把菱煮熟後作飯食充飢。熟菱既香又糯甜，吃起來味道極好。後來，有人見城裡人稀罕菱角，便採後用竹籃裝好，上城叫賣，換幾個零用錢。

上城賣紅菱的，一般都是農村中的當家女人，因這些當家婦女難得有機會進城，趁這秋忙前夕的短暫空閑，換上一件新衣，三五成群，挑着兩個裝滿菱角的大竹籃，悠悠然進城走街串巷，沿途叫賣，邊賣菱邊看街景。賣完菱角後，少婦們把兩隻竹籃疊在一起，穿上小扁擔，往肩膀上一移，進商場採購貨物去了。

上城賣菱也有姑嫂和妯娌搭檔的。她們搖着小船，一個撐櫓，一個扭絣，撐櫓的把櫓朝外推，扭絣的用適度的力將絣繩內拉，一仰一合，隨着搖櫓扭絣的巧妙配合，賣菱女興奮的臉漲得如胭脂般紅，櫓槳富有節奏地擺動、破水，船隻便沿着清粼粼的城河刷刷前進。賣菱女船上一聲聲婉轉的叫喊，引得城河兩邊的小樓敞口上探出一張張含笑的臉。一些頑皮的孩子，蹦躍着走到石階上，伸手提過小籃，買上幾斤鮮菱，歡笑着跑上樓去了。也有一些貪便之人，乾脆從樓窗口吊下一隻籃來，籃中放着買菱錢，賣菱女看錢付貨，把水鮮鮮的紅菱裝在竹籃裡，樓窗上的人就牽動着繩子把籃提上去，雙方在不聲不響中把生意做成了。

心儀「明式茶几」

趙暢

二十多年前，外祖父分家，我母親分得一張紅木茶几。因爲是清或以前的茶几，故我們稱爲「古茶几」。

當年，正流行現代傢具，這又舊又陋的「古茶几」便被閑置一角。有一天，父親給我來電，告訴我收古董傢具的人欲收購這張「古茶几」，並徵詢我意見，是否賣給他們。我想，反正也值不了幾個錢，暫時留着吧。於是，「古茶几」便依然被閑置在那個屬於它的角落。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些年古傢具尤其是紅木傢具又回潮走熱，於是令我想到了那張備受冷落的「古茶几」。

有一天，我輕輕地將其從混雜的廢物堆中拈出，先用小毛巾沾清水柔柔地擦洗。待晾乾，我又替它打上了一層蠟。這下，可不得了。陽光透過玻璃窗，灑落在「古茶几」上，令這亭亭玉立的「古茶几」恍若被定格了一般，就像一位明星走在紅地氈上，所有相機、電視鏡頭都一齊兒對準了她。於是，「剛出浴的美人」要多奪目就有多奪目了。

借着明亮的光線，我始細細觀瞻起這「古茶几」來了。這張四腳「古茶几」高一米許，几面上鑲嵌着一塊「太湖石」。爲穩定茶几的結構，上端四面用雕花板榫接，几腳下端四面用橫檔榫接。可以說，從結構到裝飾都採用了極爲簡練的造法，每個構件交代得乾淨利落，功能明確，所以結構合理、造型優美，自不待言。這「古茶几」的確美妙，但我深知，製作不僅需要精湛的技藝，而且需要文化的修養。這二者，在木匠高手的身上，都得了完美的體現。可不是？木匠把自己的悟性注進了茶几，茶几才閃爍起獨有的光澤；木匠把創造的智慧融入紅木，紅木才具有了藝術的生命。

這「古茶几」自是明麗，不但因爲它的洗練，它的落落大方，也是因爲它的包漿。那不是油漆勝似油漆的包漿，其亮可鑒人，其溫潤如玉，我總以爲這是時間的積澱物，是歷史的潤滑劑，是文化的省略號。我慶幸自己不經意間的明智，否則，這上好的「古茶几」不是早已離我而去了嗎？

因爲愛戀有加，故我非弄清其身份不可。後經名家鑒定，始知這「古茶几」屬「明式傢具」一類。原來，十五至十七世紀之際，中國傢具發展到了它的歷史高峰。由於其製作年代歷明入清，不受朝代的割裂，故一般稱之爲「明式傢具」。這一時期的製品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僅爲我國人士所喜愛，世界各國也十分重視。王世襄在《錦灰堆》一書中曾這樣評價古傢具：「中國古代傢具受到人們的重視，決不是偶然的。就其中的精品而論，結構的簡練，造型的樸質，線條的利落，雕飾的優美，木質的優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知其身份，從此以後，全家人便改口而稱其爲「明式茶几」了，稱呼之改，亦道出了全家人對它無盡的鍾愛。

這「明式茶几」，其溫文爾雅，恰如文人，於是，在無庸置疑裡，它歸屬於我門下。自然，我把它請進了書房。既是茶几，當是放置茶具的。我總以爲，茶具也須與其協和。於是，外祖父送我的一隻頗有年代的紫砂壺便被我放到了「明式茶几」上。我總以爲，紫砂壺的根性本是清靜的，該與浮躁無緣。況且眼前這隻素壺，每一條線角都像過去一樣乾淨利索，每一個細處都像過去一樣清神爽目，那是因爲回歸了平靜的心態，找到了靜穆的姿式。所以，這紫砂壺是最擔當得起與「明式茶几」配伍的。它們的合伍，可謂珠聯璧合。